

传记名著丛书

威廉·福克纳传

达维德·敏特著

又主 殿中的情网

赵 扬译

F A U L K N E R

我创造了我自己的
一个完整的体系



K837.125.6
MT/1

传记名著丛书

威廉·福克纳传

达维德·敏特著

又全 殿中的情网

赵扬译



责任编辑：连 卫

封面设计：海 洋

David Minter

WILLIAM FAULKNER, HIS LIFE AND WORKS

圣殿中的情网

SHENGDIAN ZHONG DE QINGWANG

威廉·福克纳传

〔美〕达维德·敏特著

赵 扬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55,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04,001—14,100

定价 14.80 元

ISBN 7-108-00064-4/I·23

目 录

第一章	一八九七——一九一八年	
	一个小孩和大地上的一个巨人	1
第二章	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战和战后	39
第三章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	
	艺术家的版本	75
第四章	一九二七年	
	大发现	117
第五章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自己的灯	152
第六章	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成名	188
第七章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三去繁华闹市	228
第八章	一九三六——一九四二年	
	巨人的两次表态	277
第九章	一九四二——一九五〇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	323

第十章 一九五一——一九六二年

成名以后371

第 一 章

一八九七——一九一八年

一个小孩和大地上的一个巨人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新亚尔巴尼。他是毛德和穆里·福克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迁居到里朴莱。在他满五岁前几天，他们搬到了奥克斯福。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剩下的童年、整个青年和成年时期的大部分岁月。他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在密西西比州另一个小城拜哈利亚城外小山上的一个疗养所与世长辞，此地在奥克斯福附近。那一天，正好是他的曾祖父，老上校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密西西比州福克纳家族的老祖宗的诞辰。

除具有足以引起联想的对称外，这些简单的事实有着几方面的适当性。福克纳比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内的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美国大作家都更具有一个地区的乡土性。他是我们伟大的乡下人。虽然他的一生比其开初和最后联想的事实的范围要辽阔得多，虽然他曾在加拿大、新奥尔良、好莱坞及弗吉尼亚住过，虽然他在纽约住的时间不

长，可却常去那里旅游；虽然他在二十年代在欧洲旅游，在五十年代，在世界各地旅游。然而他对自己出生的地方却恋恋不忘。

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北部山区的三角洲住过。三角洲一马平川的黑色土地是这个州里最富庶的地方。然而山乡里的土壤也很肥，因为很少受洪水威胁，丰收更是预料之中的。后来，福克纳说，这个地区的光荣在于，这是天府之国，人力贡献次之。在一八四二年，老上校首次瞧见这片土地时，它仍是边陲。在十九世纪初，威廉还是孩子的时候，这里最后剩下的印第安人迁徙到俄克拉荷马州去了。新亚尔巴尼、里朴莱和奥克斯福附近仍然是山峦、树木和河流纵横，浣熊、狐狸、鹿，甚至大猫科动物虎、豹和熊似乎不受干扰的地方。福克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仔细研究他的家乡。他读过弗兰西斯·帕克曼关于征服一个较大大陆的一些书。除帕克曼的十卷书以外，他的藏书还包括探险和历史、地理、植物和被纳捷兹·特芮斯横越的这个野生生物的地面。在他远远没有成年时，就已是熟悉山林情况的能人和猎手。孩提时，他在这片土地上游荡。成年后，仔细研究它，他终于毫不含糊地一切都包括在内地上爱上了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的明媚风光和危险，甚至灰尘和热，他用取名的方法，使之变成了艺术。

除浓郁的地区性外，在福克纳的小说里占压倒优势的思想是浓厚的历史爱好。在一九〇〇年，密西西比从其史前时期划分出来，迄今还不到一个世纪。然而历史，特别是

现代史，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大偏见，其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乡绅和移民来的士绅迁居南方生活的梦有着历史的偏见，部分原因在于“为在生活中寻求欢乐的情绪非常热烈和坚强”的风气已经渗透到密西西比的土壤中，但主要是由于内战给这个地区加上了双重负担。在北部和西部，人民以加倍的勇气投入追求进步与繁荣的斗争中去。他们所表现的力量显得是有道理的，他们为正义的努力显得是适当的。另一方面，在南方，恢复进程缓慢，这不仅是因为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毁坏和分裂，而且也因为恢复要求调节。而这些调节破灭了旧南方的农业梦，引起了犯罪，即使原先就答应予以救助也无济于事。对失败的记忆和犯罪的意识两者都使信心与希望破灭。这意味着不是大规模的进步与繁荣，而只是更多的失败与惩罚。

自从威廉·福克纳在几个小村子里长大成人，成了这个大的和有名望的家庭的成员之一，他个人和家庭的经验都加强了他的家乡反复灌输给他的教训。艾日拉·庞德曾经说过：“视觉的印象使人们得到重复的，变换来变换去的，感觉，它们是‘电影摄影术’，他接着说，在一个村，人们有着一些的意识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知道，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生活是记叙文。”——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正是这样。他的家庭居住的这些小村庄，鼓励人们作短途旅游。他们很容易走出村子，进入大树林，但是也引起他们错综复杂的感觉，甚至亲密无间的感情。在福克纳看来，就如纳撒尼尔·霍桑的观点一

样，家乡的故事是与家庭的故事紧密地联系着的。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从萨多里斯、康普森到麦克卡斯林，到处都有一种牵涉到一大群人和事件的意识，这种意识进入家庭，却又超越家庭。

假若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感觉到自己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地点、人群和时间，只是感觉到自己与“各处、人人和任何时候”息息相关；假若结果找到了“他们的身份不确定的环境”，他们感觉到抽象和互不相关；假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新奇、自由和机动的危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威廉·福克纳当孩子时所经历的刚好相反的感情。由于乡土观念和家庭观念从各方面对他起着影响，他所认识到的是其他的危险。他深深地感触于人世沧桑的影响，敏感到人类遗传的力量和人类的世代繁衍不息。他的有些人物是那么有名、有姓、有地点，他的亲戚或邻居的生死日期，他们的胜利或失败；他们认为自己是同一个州的老乡而不是个人；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是自己、家庭与家乡相融合的长河中的一段滔滔不绝的时刻。其他一些人物则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和无能为力，因而倍加不安。有时，他们的祖先显得是英雄巨人，比他们对未来的任何想象还要伟大和值得羡慕。可是其他的人物则似乎是些不义、暴力、色情、甚至残忍、杀害兄弟和乱伦的邪恶的幽灵。

他的祖父 J·W·T·福克纳喊他的曾祖父叫威廉·克拉克，喊他的父亲叫穆里·加斯贝尔特。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在青少年时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他不仅是

“密西西比福克纳家族的成员”，不只是老祖宗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他自己就是长子；他也沿用了老祖宗的名字，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巨人。这个大家族里有几个人，过着富裕的生活，其中有他的大叔约翰·威克利·汤普森。汤普森是个坚强的有力的成功者，他帮助老上校建基立业，并且部分地帮助抚养了老上校的长子J·W·T·福克纳。但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却是这个家庭里最具想象力的人。关于他的故事娓娓动听，不啻最好的娱乐，连非常坚强的姑姑们都在旁听得入迷。后来福克纳在他的书中使这几个姑姑传诸久远。每个参加去听的人都好像是参加一个仪式。老上校的战时的两个团中的第二团游击骑兵团还有些在世的成员。为了这些成员们，这个家庭仍然倡议聚会，以便让老上校业绩的故事可以讲了又讲。这个家庭的几个仆人经常缕述他的冒险事迹。至少有一个人，“涅德”巴尼特大叔身着长礼服军大衣，绒面军装和岌岌的高冠，使人回忆起宛若老上校豪华的装束。当年的仆人们在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逝世多年后仍把他当作自己的“老主人”。象这个家庭的成员和邻居们一样，仆人们把J·W·T·福克纳叫作“年轻的上校”，或者干脆叫“上校”，尽管他们知道，他并没有打过仗，他的光荣，正如他的头衔一样，是继承下来的。

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多才多艺。他当过农场主、律师、军人、作家、政治家和铁路企业家。他的经历似乎与其说是非常感人，不如说是已纳入南方的三大传奇，也是那么

扣人心弦,即:关于家族起源和个人风采的骑士传奇,关于(内)战前“黄金时代”的种植园传奇和关于光荣地失去议席的冒险家们的救世主传奇。他的冒险事业足以使具有创新精神的子孙后代忙碌许多年。福克纳首先直接取材于老上校的业绩,写作了《坟墓中的旗帜》这部萨多里斯的小说,福克纳家族的人们一再传述他们的创业者业绩的故事,使其“越来越丰富多采”。

那个故事开始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一八四二年到达了密西西比,接着是从密苏里到田纳西,一路上形单影只。关于旅程中动机的叙述说法不一。在一部家史中,仿效圣经的模式,弟弟在格斗中受了重伤,无家可归,逃亡他乡。另一方面,这部家史的模式也来自十九世纪,一个年轻的、雄心勃勃的、没有父亲的青年无畏地踏上行程,去创造自己的幸福。这个青年长大成已知的这个人,他生活着,两个模式都有用。老上校是个粗暴的人,虽然他似乎真正讨厌暴行了,然而他在追求荣誉和幸福中,却一贯采取暴行,并得到胜利。他接触的每一件事情:法律和政治、铁路与土地,小册子和小说,或先或后都使他获得荣誉,发了财,而且人们对于他议论纷纷。

在内战中,他成了受勋的英雄。人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黑羽骑士”。他赢得南方最负盛誉的包括P·G·T·包芮加德将军、J·E·约翰斯顿将军及J·E·B·司徒华上校在内的骑士们的誉赞。但是甚至他的英雄行为也招人议论。后来,他带领他们到曼纳萨斯去为荣誉而战,他的第

一团马格诺利亚步兵团的人员们选择约翰·M·斯东为团长，来反对他。老上校似乎太粗鲁、太无情、太不顾一切了。他重新改组，组成了第二团，游击骑兵团继续战斗。虽然他想恢复早先荣誉的努力泡了汤，他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竭力捞钱，显然是个偷过封锁线者。战后，他成了颇为富有的和舆论瞩目的人物，他修建铁路、写小说，声誉更著，并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没料到在里朴莱街道中被一个叫做里查德·赛尔蒙德的他以前的企业合伙人所击毙。

一八九八年，他们搬到了里朴莱，穆里·福克纳一家搬回到这个家庭在密西西比的第一个中心。老上校在一八八九年逝世之前，J·W·T·福克纳一家就已搬到奥克斯福。但是这个家庭的老祖宗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一直住在里朴莱，直到他离开人世，那儿仍然留着他的遗迹。他的华丽大厦仍屹立在那里，他的坟头耸立着他的卡拉拉白大理石雕像，高达八英尺。他修建的铁路依然在。几十年来，里朴莱给他提供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图景；几年来，他为自己的孙子提供了几乎同样好的图景，这主要是由于这条铁路的缘故。这个家的几个商业企业中，唯有芝加哥海湾公司中穆里的意。虽然他对大多数建筑物，特别是一些学校和教堂，感到狭窄局促，可他喜欢火车站。在那里，妇女们熙来攘往，男人们却坐着聊天。作为年轻人，他喜欢看火车，听气笛的长鸣；作为成年人，他喜欢相互讲狩猎和垂钓的故事，或关于远方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地方，使他想起了火车。在密西西比大学抑抑郁郁地度过两年之后，他离开学校，在

火车上当司炉工人；随后，他当上了工程师和乘务长。搬到新亚尔巴尼后，他管理铁路沿线的乘务；搬到里朴莱，他任该地的出纳员。

穆里个头大，活跃。他觉得既难于表现自己，又不易建立密切关系。在谈话中，他小心翼翼，只是寒暄寒暄；他始终从容不迫，又彬彬有礼。但是争论，甚至畅所欲言的讨论都使他感到尴尬，难以应付。在家里，他定下了一条规则，禁止吃饭时说话。同他的父亲在一起，他也感到不自在，兴许同其他人一样，他意识到，他的能力和抱负都远远不符父亲的期望，——他立即非常不安，又很容易感到满足。至少有一个人留下来，那就是他的兄弟，他近在身边。小J·W·T·福克纳是个成绩斐然的学生，在密西西比大学的几年中都春风得意。不久，他就追随乃翁，进入法律界、银行界和政界。穆里希望超过其兄弟，让家严高兴，竭力抑制自己的不安，并表现有较大的抱负。他一八九六年成亲之后，开始承担较大的责任，并为其前程筹划。由于铁路的利润显得优厚，他开始在这方面投资。不久，他就买了里朴莱一家药铺的一部分，并买了在里朴莱西边的一个农场。他父母也都野心勃勃，似乎对他的行为感到高兴。而他自己呢，仍然是习惯于出去——到农场或到森林里去遛达遛达。他被人按在地下，一伙人一轰而上，他火了，在一次格斗中差点丧命。脱险后，他漫游在熟悉的树林里或探险者不曾到过的河床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能耐，能干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善于骑马、训练狗、垂钓和狩猎。他一度认为，自己在里

朴莱发现了一片乐土。他在这儿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使父亲和妻子都感到满意，而又不致放弃他所喜欢的短途旅游。

于是，对穆里及其家庭来说，在里朴莱的岁月似乎很接近理想。毛德·巴特勒·福克纳是个头不大，天资聪颖的妇女，她喜欢读书、画画，遛弯儿到教堂去，骑马或狩猎。她自负不凡，讲话无所顾忌而又心地善良，倾向于直来直去。穆里知道，他创办芝加哥海湾公司的大企业之后仅仅一个月，她就同意和他结婚。他也知道，她盼望大的成功。正象在狩猎时，他的粗鲁，特别是亵渎神圣的语言和威士忌酒可能惹翻她一样；她的高尚情操、对书籍、艺术和祈祷语句的谈吐则可能使他生气。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严重，这等事在他们的生活中太司空见惯，不致引起纷扰。在他们婚后不久的那些年里，他的声名使他们显赫，他的地位使他们富有，他们在一块儿生活是顺心的。他们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结婚，于一八九七年九月生了长子威廉；于一八九九年六月生了次子小穆里，名叫杰克；于一九〇一年九月，生老三J·W·T·第三，名叫约翰斯。穆里被任命为司库后，他们开始共同怀着希望，他不久将代替他父亲作铁路总裁。

结果是J·W·T·福克纳，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有自己的打算，并不需要任何人取代他，特别不需要他的长子来取代。父亲去世后，他把这个家庭的中心搬到了奥克斯福，将注意力转向银行、土地和政治。他认为铁路是一种麻烦，他不感兴趣。他自己对经营铁路感到厌倦，也无心让穆里去经营，有几分是由于他对穆里的能力感到信心不足，有

几分是因为他需要资金来支持其他商业投机。一九〇二年，穆里搬到里朴莱四年之后，J·W·T·福克纳声称，他愿将芝加哥海湾铁路公司以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他给穆里以优先购买权，并继续支持他办此企业。从许多方面说，他都是一个慷慨的父亲。但是他不暴露自己的意图，他采取的态度是：儿子应当做父亲利益所需要的事情。鉴于那些利益是均等的，他似乎很少注意到他自己要求的特权。穆里在其整个一生中，都是孝顺的、顺从的、毫无怨言。父亲在世之日（直到一九二二年逝世），他始终如此，顺从地接受强加的条件。在家里，穆里大声反对遭到的损失，他的儿子们早先得知，铁路已成了他“从始到终所爱的企业”。但是穆里对他的父亲毫无怨言。

穆里和毛德发现他们的生活已毁于一旦，准备从头开始。穆里的父亲认为，他们应该搬到奥克斯福去，他在那儿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几家企业和一家银行，他和他的妻子萨利·穆利在那里修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叫做“大宅第”。穆里和他的家愿意到他的双亲腾出的房子里去，并且他在奥克斯福肯定可以找到工作。穆里为了抵制他父亲的建议，玩弄了一个计策，他自己借钱来买这条铁路，毛德是会支持这项计划的。然而遇到了困难，穆里的决心开始动摇。不久，他的思想转向德克萨斯。在老上校之前有这么几个不安定的人，他们着手重新开始，一个从苏格兰到南卡洛林纳；另一个从南卡洛林纳到北卡洛林纳；又一个从北卡洛林纳经由田纳西到密苏里去。老上校本人忍饥挨饿，一文莫名地

到了密西西比。穆里回忆起关于放牛娃的小说，这是他曾津津有味地读过的唯一的几本书，他决心搬到德克萨斯去，当牧场主。

毛德·福克纳害怕这次搬家，并怀疑其后果，她不同意穆里的方案。她的父亲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让她们一文莫名，去从头开始。这样，她早年的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毛德靠艰苦工读，设法从一个小的州立大学毕业，并且成就一个美满的婚姻。她不想搬到几百英里外，在陌生人中另起炉灶。假若她和穆里都住在福克纳家族显赫的地方，他就能得到许多帮助。尽管她个小，只有五英尺高，可她出落得婷婷袅袅，比她个大的男人更有能耐和果断。她比他多活了二十年，她将自己坚毅不屈的形象和精明思想一直坚持到底。她临终在床上对自己的长子谈到了天堂。她说，她不会在天堂对丈夫讲话的。她从来不是很爱他的。在一九〇二年，她只是一个小傻瓜。

穆里·福克纳感到受了父亲和妻子的害，玩弄了使危机迫近的伎俩，这导致了意志颓唐。他将一家财物装上运货马车，独自向奥克斯福驶去。让自己的家人乘火车去那儿。他的生活陷入绝境，他的妻子和父亲现在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坏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或弥补其损失，他更加痛苦。他不时发怒，个中原因，他父亲知道得很少，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则甚为了解。他不仅想起自己在铁路上的损失，而且也想起他从来不曾拥有的大农场。在一八九七年九月至一九〇一年九月

之间，他和毛德有了三个孩子，但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即老儿子迪恩在一九〇七年才出生。在这之前，他们相互间的怨恨和猜疑很深，冷若冰霜且习以为常。

对这个家庭的其余成员来说，搬到奥克斯福似乎全是好处。他们在一九〇二年九月的一个晚上（那天威廉快满五岁），天黑尽之后，搬进了这个家庭活动的中心“大宅第”附近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奥克斯福是人口近两千的镇，比里朴莱大几倍，而且比里朴莱大为纷繁多样，它是拉法耶县的县城和密西西比大学的本部所在地。种族和阶级影响着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食品和衣着以及他们的自由与机会。尽管有界线把他们分开，颇为森严，奥克斯福的人民仍然易于相互受到影响。福克纳家族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是贵族，他们强硬、骄傲，大摆架子。但他们并非势利小人，他们乐于和密西西比社会的各色人等不时地进行交往。在这个家庭住宅北边的几个街区，县政府位于市镇广场中央，围绕着以新的木板路炫耀的一些店铺。每逢星期六，这个广场成了标卖马匹和自由贸易的市场。距住宅南边和西边的几个地段是福克纳家族的孩子们喜欢去玩的树林。在北边十或十五英里的地方，蒂帕河与塔拉哈契相接处是福克纳家族拥有的叫做“俱乐部房子”的有两间房的一个大屋，他们在这儿狩猎浣熊、松鼠、狐狸和鹿。东边三十英里处是故事相传说的猎物丰富的三角洲，这儿有着另一个望族斯通家族的一间狩猎的小屋。在南边几英里处有一条叫做在奥克斯福境内的约克纳河，在旧地图上名为约克纳帕陶发。